

陽武縣志卷之五

山川志

訖口地乘陰竅於唯唯唯唯唯形勝矧嶽視三  
公瀆視諸侯王者之望祀不廢乎河瀆廟著在邑  
祀興久矣若濟水詳見水經註沁河故道猶有存  
者其外則一望平疇求卷石而不可得然間有地  
勢巖然成阜者土人以山岡呼之亦沿其舊而勿

畧云志山川

黑洋山

在縣西北二十里平巒側登不時烟霧晦冥  
昔沒於河至今岸邊猶隱有山脚

凹腰岡

在縣東北三十里以岡形中低故名又名土山

脾沙岡

在縣南三十里形似脾故名今没于河

方古阜

在縣東北四里

單古阜

在縣東南三十里

黑古阜

在縣東南十五里

中嶽

在縣西北二十里

黃河

為貢導河積石至于大伾則河之下孟津而達黎

也實由邑北陲云唐宋以來遷徙無常其見于前

史者不勝書明嘉靖間始徙縣南去城僅十五里  
兩岸皆本縣境每逢霖雨暴漲砥柱三門建瓴而  
下廬舍地畝歲遭滄沒而修築捍禦之勞胼胝無  
寧日且檣梢麻艸費孔百出真有醫瘡剜肉之嘆

焉

其開濬淤塞變遷  
事實見河防志

濟水

水經曰濟水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注  
云子莽更名之曰陽桓又東爲白馬淵淵東西二  
里南北一百五十步泉流名爲白溝經謂清水又

東白溝水注之者也清溝水又東逕房城北穆天子傳曰天子理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疑卽斯城郭注以爲趙郡房子非矣清溝水又東北逕沈清疑卽博浪亭也服虔曰博浪陽武二水沙名也張子房爲報韓仇以金錐擊秦始皇中其副車于此按房城之名恐因是設未必在秦前也水經注云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北歷長城東南流浪蕩渠出焉按竹書梁惠王十二年鄭龍賈率師築長城浪言渠卽汴河之別名也後漢張弔爲陽武令上

言河決日久屢毀濟渠宜急修隄防以安百姓至  
今賴之因立祠祀焉

沁河

按沁河舊自武陟縣東流而下經縣南大堤北卽其  
故渠也河干立有石碑不知何年治河者築堰于  
武陟之木欒店截入黃河其渠皆變爲桑田百年  
前訛言濟此河父老悉其勞民也夜瘞其碑云

附潭三

盧家潭

在縣南任家庄前去縣四里廣長約有二頃  
內產魚鱉網罟間有及之崇貞四年河流出

至今未乾

申家潭 在縣東二十里康熙六十年河決馬營口出

雁李家潭

在縣東二十五里廣長十數頃魚蟹菱芡叢殖其中康熙六十年河決出

論曰山川為國之紀綱禹貢特詳之一以謹阨要一

以資灌溉非僅供登臨暢遊讌也陽武山無名勝

水惟黃河似無可紀述者然四履平壤悉可桑麻

禮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豈必秦

山巖巖方表其體也哉

古蹟志

人閱人而成今古代相逝也而有不逝者存存者何蹟也人苟不能爲千百世所榮哀故老無傳遺踪莫考則亦等諸草木之腐而已其欲曠世相感憑弔流連不誠難哉陽武之博浪沙夫人而知之矣其餘如越石戶牖武疆桑園等蹟猶未湮沒也好古之士攷蹟于斯殆亦俯仰悲懷低回而不能

去歟志古蹟

博浪沙

在縣東南三里父老相傳景曦門內韓人張良募力士擊秦始皇誤中副車處

留侯里

張子房擊秦故名

越石

劉琨屯軍於此故名

庫上里

乃戶牖鄉在縣東北二十里卽漢陳孺子宰內地事載蔡邕社銘

文侯鄉

在縣西北二十里漢丞相張蒼故里土人呼張大夫寨猴會爲漢御史大夫

古延州

在縣東北二十五里金置今廢爲鎮

官渡

在縣東南十里漢末袁紹與曹操相拒處

圍城

在縣東南二十里俗呼爲新城卽曹操與袁紹對敵築城屯兵以拒處以上俱有名人題

咏見藝文

地城

在縣西北五里蓋棣城之訛相傳爲古縣治今遺址猶有顯者春秋傳楚伐陳諸侯會于

棣城以救

之疑疾



武疆城

在縣東北三十里史記漢兵下陽武先攻破武疆卽此

桑園

漢曹大家止宿處接文選曹昭東征賦云宿陽武之桑園卽其地也

顧王廟

舊志曰顧王本敬王乃高麗王奉金生約束侵宋故於此

### 附形勝八景

舊志謂太行崔巍黃河縈繞按此二語自野王東以

至酸棗數百里州縣通用之辭也似不宜混稱凡

言景者諸如八峰八水六橋四明奇花怪石種種

可紀名勝以供遊人登臨賦詩之謂也舊志八景

如秋風夏懣春翠晚照何處無之不過好事強爲

附會宜刪之

論曰名山勝水昔人之所托以自見也然苟非其人  
率皆當時則顯沒則已焉夫惟賢人君子爲古今  
所推重偶一審跡稱說弗衰如沙中之擊甌上之  
宰並垂不朽人以地傳乎亦地以人傳而已

風俗志

職方氏載豫州穀宜五種畜宜五馴民多女少男  
盧舜臣謂其俗儂其政宜忠則陽邑之麗豫也亦  
慨可見矣舊志云民勤稼穡而鮮詞訟似也又云

棄本業逐末務殊不知陽民不習梯航有老死不  
輕棄其鄉者所稱富厚大率起家于農務本重穡  
而致然也第積習之久不無有漸于沃土易淫之  
語舉凡婚姻喪祭務爲美觀白賁之風蕩然矣是  
不無望于在上之移易者志風俗

#### 四禮

#### 冠禮

男子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旬日前家廟筮日筮賓至  
期行禮拜賓至行盥洗初加賓祝曰令月吉日始

加元服棄爾幼志慎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再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恭爾威儀淑慎  
爾德眉壽萬年永受綏祿三加賓祝曰以歲之正  
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性黃耇無  
疆受天之慶加畢受醴賓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  
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饌饋  
皆畢賓進冠者字之交禮乃見父兄及親友及鄉  
先生賓退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告拜而出禮文

如此今陽人從簡不行久矣

婚禮

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婚娶先遣媒通言  
女氏許之然後擇期會親卽寓請期親迎入門行  
交拜禮次日拜見公姑卽引見祖禰三日婿偕婦  
至翁家名曰回門卽婿見婦父母之禮也雖有品  
官庶民之不同其相習大概如此

喪禮

喪禮曰初終曰小斂曰大斂曰成服曰弔奠口擇地  
祭后十日葬曰小祥曰大祥士大夫之家皆遵用

之否則爲知禮者所譏笑其餘庶民亦從簡便而已  
士庶中有合姻親朋友十數人爲一會者立  
會長司正各一人每月輪流會茶或會酒食每人  
出會金若干付會長收貯因母得子置買棚帳器  
皿遇事送喪主使用外有助金若干且群効奔走  
焉

### 祭禮

祭禮奉高曾祖禰于一室而以四仲月祭之禮也然  
惟品官問一行之若士庶雖從簡但俗節薦饗

而已至于小祥必祭大祥必祭忌日必祭屨墓必祭此則闔邑所通行者也

歲時節序

迎春塑春牛芒神立春前一日土人扮故事鄉民携田具唱農歌爲興東作之狀名曰演春

正月

元旦日夜半卽起櫛沐盥嗽陳牲醴具香燭紙錢祝天地神祇祭祠堂張門神放爆竹各整服投刺互拜曰拜年一切米麵肉菜必預爲之備戶外有呼

輒不應以呼者鬼也啖麵糕馬齒菜取年年糕借  
齒音爲時新年好時來也家家設几圍箔以松竹  
虔奉真宰神牌謂之天地棚過十七乃撤

上元

自十四至十六日巖張鰲山燈豎火樹以慶賀太平  
十四日日試燈十五日曰正燈十六日日散燈凡  
士女出行必擇高而登焉謂免腰疼又有以艾灸  
者謂曰灸百病有豎鞦韆爲戲者

十九日



是日也名曰添倉農人積粟之處燃燈設祭以祈豐  
穰有女歸寧者多於是日送至夫家

二月

朔二日無論士庶多以黍麵爲糕用香油煎而食之  
謂曰避毒虫

三月

清明節男婦拜掃墳墓提壺挈榼焚掛紙錢恬熙載  
道新娶婦行拜墳墓禮葬已過三年者益土邱壠  
而高大之祭罷而哭婦女十八九焉又有攀折柳

枝插門外以招介子之魂男女多佩柳絮下至守  
犬不遺

二十八日

是日乃東嶽帝誕辰及期有結社醮祠者有獻詞者  
服者有醮金演戲者燕樂醉飽數日不絕

四月

初八日本縣城隍誕辰邑人赴廟焚香者絡繹不絕

矜士商民獻戲設供極其美備鋪戶各行百貨聯

集地無餘隙

五月

五日爲天中節僉買葵榴艾蒲植之堂中懸貼紙畫  
虎蝎毒物或天師之像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  
等語揭之楹戶或採百草製藥品或覓蝦蟆取蟾  
酥其親戚往來則包黍爲粽束之絲綿侑以酒果  
食品互相餽遺

十三日官具太牢牲帛致祭闕聖大帝士民有獻戲  
設供者俱必誠敬豐潔數日不絕

六月

六日天貺節各于日未出時火炙小麥麩微黃色投百沸湯中入以糖食之云去熱濕免目疾午時晒衣物儒者晒書籍若初伏日忌飲涼水杵大小麥煑食之云免暑傷

七月

七月人家設酒果殺饌在庭院中供牛女銀河之會女則對月穿針謂之乞巧視水底針影有成雲物花鳥之影者爲上有成剪刀牙尺之影者爲次謂乞得巧女伴相賀其影粗如槌細如絲直如矢

拙矣幼女尤忌曲慰之

十五日中元節俗傳爲地官赦罪之日薄暮設藤穀薦時食于祖先拜掃塋墓官府亦以是日迎城隍祭厲壇焉

八月

十五日謂之中秋節人家製爲月餅取團圓之義雜以瓜果饋遺親厚其夜豪華之族設譙徵歌而貧窶單門亦以瓜果遺祝

九月

初九日競製爲棗餠侑以花果殺醕饋遺親戚士人  
登高飲讌簪菊佩萸猶古人之遺俗也

十月

朔日人家男女出城拜掃先人墳墓有剪紙爲衣焚  
化謂之送寒衣

十一月

冬至日謂之亞歲官府五鼓朝賀鄉士大夫同之如  
元旦儀節民家皆食餛飩

十二月

初八日民間用各色米豆果合而煮之謂之臘八粥  
二十四日則各爲交年家家用餅糖酒果祀竈以祈  
福佑時則不論貧富競市佳物慶節或預備桃符  
春聯或光飾門戶或整辦柏酒椒湯嘉蔬珍果以  
俟延欸賓客

乾隆四年尹大中丞頒發訓士條約內有禮俗相接  
患難相恤二條真可以厚風俗敦禮教附錄於此  
禮俗相交

禮俗相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

召送迎四日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

尊

者

謂長于已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長

者

謂長于已十歲以上在兄行者

敬

者

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

少

者

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

幼

者

謂少於已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

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及所尙節序辭

見

遠行則辭久出而歸則見出入不及一月者否

賀謝

賀詳後慶類謝皆謂已受賀堂謝



為禮見

皆具各帖衣冠帶靴或鞋。行禮而有恙故生使人白之遇雨雪尊長先使人止來

者

此外候問

久不相見或有疾恙之類

唁慰

受驚被訟之類

白事

有事請求

質疑

事體未明書義未曉執問講求也

經過

偶過所居因便問訊

皆為燕見

常服

皆可

尊者受謁不報長者歲首冬至具名帖報之

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帖代行凡敵者歲首冬

至辭見賀謝相往還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

幼者之家唯所服

常服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于外次乃通名

凡往見人入門

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投柬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做此

主人

出迎客趨揖之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三揖

旅見則旅

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坐也後皆退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倣此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

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

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

再拜

稍少者先拜  
旅見則特拜

退則就階上馬

徒行則主人  
送於門外

凡

見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

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退

則就階上馬

客徒行則迎于大門外送亦如之仍隨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

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

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

過乃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

凡徒行遇所識

乘馬皆

做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

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

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

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遇

幼者不必下

請召迎送凡四條

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

禮簿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請尊長既

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

謝召少者用客目

以便揖讓周旋

明日客親往謝

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

非士類則否

若有親則別叙苦

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

不相妨者坐以齒

若有異爵者

雖鄉人亦不以齒

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

若特請召或

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

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盃盞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辭主人親送坐位卓子上西向一揖上客

取酒酢主人東向一揖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

若衆

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

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

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

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遇幼者不  
必下

請召迎送凡四條

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

禮簿則不必書專召他  
客則不可兼請尊長 既

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

謝召少者用客目

以便揖  
讓周旋

明日客親往謝

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

非士類  
則否

若有親則別叙若

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

不相妨者  
坐以齒

若有異爵者

雖鄉人亦不以齒

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

若特請召或

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

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盃盞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辭主人親送坐位卓子上西向一揖上客

取酒酢主人東向一揖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

若衆

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

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

亦答其拜

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尊長敵者歸迎勞畢從其家見之少者以下不必迎候其既歸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

娶妻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

有凶事

則弔之

喪葬水火之類

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

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水

火

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平時同會共預備救火器具

盜

賊

里居相近平日守望相助以防未然有驚則同力追捕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

疾

病

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有力者按古成方製藥以廣濟

死

喪

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葬之未具者以應其求遣子弟僕隸之能幹者相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禳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昭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却焉○始喪鄉鄰親友歛後入弔亦可○襚以衣送死者贈助喪之物賻以財助喪也

孤弱

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贖或擇人教之及爲求

婚姻貧者協力濟之或聞于官司無令失所

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

放逸不檢亦訪察約束之無令陷于不義

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有方畧可以

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

財濟之

誣枉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

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貧乏

右患難相恤之事

論曰陽邑地濱大河土瘠民貧而俗尙日習于侈至

喪葬之家尤競奢華篤孝思于飾觀之備破恒產

爲耀俗之資甚至求助于戚里羅致乎遠人宴樂

談笑之聲喧林野而竟昕夕甚非所謂見似目擊  
聞名心瞿也其他礦金獻戲男女襍沓一切干犯  
禁令之事總有望于司風化者留意焉

土產志

太史公傳貨殖謂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渭川  
千畝竹可與萬戶等蓋皆地氣使然也陽邑物產  
亦不過土之所宜者足以供讌會享祀之需然記  
曰天地欣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則勾萌達  
羽翼奮角脩生蟄蟲昭蘇何莫非庶徵之應敷志

土產

穀類曰大麥曰小麥曰黍

俗名黃米

曰稷曰粟穀

俗名小米有黏

者俗名

小黃米

曰高粱曰黃豆曰青豆曰菜豆曰黑豆曰

扁豆曰豌豆曰豇豆曰刀豆曰小豆曰芝麻曰蕎

麥曰玉麥曰紅穀曰青穀曰白穀曰白豆

蔬類曰白菜

一名菘

曰菠菜

俗名青菜

曰芥菜曰大芥曰莧

菜曰芹菜曰碧蓮曰茼蒿曰蒿苳

俗名蒿笋

曰蔓菁

俗名

臺菜

曰葱曰蒜曰韭菜曰芫荽曰白蘿蔔曰紅蘿蔔

曰薯蕷

一名山藥

曰蘘荷

俗名甘露

曰茄子曰葫蘆曰白蘆

藕曰萱花

瓜類曰西瓜曰東瓜曰南瓜曰北瓜曰甜瓜曰王瓜  
曰菜瓜曰絲瓜曰瓠瓜曰香瓜曰苦瓜

果類曰梨曰桃曰杏曰梅子曰柿子曰花紅曰蘋果  
曰李子曰棗曰沙果曰石榴曰葡萄曰核桃曰虎  
喇賓曰蓮寔

花類曰牡丹曰芍藥曰菊花曰臘梅曰月季曰玉簪  
曰金盞曰薔薇曰雞冠曰匾竹曰金風花曰葵曰  
石竹曰迎春曰荷花曰茨梅曰木槿曰萱花曰榴

花曰海棠曰秋海棠曰向日葵曰夾竹桃曰十姊妹  
曰蝴蝶花曰紫茉莉曰鳳仙曰丁香曰芙蓉曰  
千葉榴曰玫瑰

木類曰栢曰楊柳曰槐曰榆曰椿曰桑曰柘曰楮曰  
棟曰棠曰白楊曰皂莢曰棗曰椒

草類曰蓼曰藻曰萍曰葦曰荻曰茅曰蒿曰蓬曰稗  
曰蒺藜曰馬蘭曰苜蓿曰莎曰夏枯曰艾曰大藍  
曰小藍

藥類曰生地黃曰菟絲子曰羌蔚子曰樗白皮曰車

蘭子曰五加皮曰旋復花曰草麻子曰蒼耳子曰  
枸杞子曰桑白皮曰地膚子曰蛇床子曰白蘚皮  
曰茵陳蒿曰蟬退曰紅花曰葶藶曰括婁曰瞿麥  
曰王不留行曰青黛曰香附曰酸漿曰小薊曰黑  
白牽牛

鱗類曰鯉曰鯽曰鱧曰鮎曰鰱曰鱖曰白魚  
介類曰鼈曰蝦

羽類曰雞曰鴨曰鵝曰鴈曰鶉鴒曰鴉曰鴉  
紫燕曰烏鴉曰喜鵲曰瓦雀曰鴻鴈曰鷹曰鷲曰

麻雀曰啄木曰燕曰鷄

毛類曰馬曰牛曰驢曰驘曰犬曰猪曰羊曰猫曰獾

曰鼠曰狸曰兔

蟲類曰蠶曰蜂曰蟬曰蠅曰蚊曰蛾曰螢曰蝴蝶曰

蚓曰蟻曰蟋蟀曰蝙蝠曰蠅虎曰螳螂曰蜻蜓曰

蟋蟀曰蜘蛛曰蚰蜒曰螻蛄曰蜥蜴曰鱉曰蝮

牛曰蝟曰蝎曰蛇曰斑毛曰水蛭曰蝦蟆曰蛙

貨類曰絲曰綿曰棉花曰布曰緞曰藤麻曰蜂蜜曰

黃蠟曰紅花曰硝曰礬曰油曰首帕



土貢

舊有鷓鴣二隻雁四隻皮二百三十六張翎一萬  
七千九百八十六根今廢

諭曰濱河瘠土產無異物非有球琳琅玕之貢與夫  
林漆絲枲之利民生其間者終箕且貧十居八九  
一遇災稔嗷嗷中澤矣傳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夫  
樽節愛養以濟民用王道有焉



陽武縣志卷之六

祠祀志

王者之治天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固並行而不悖也是故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詩云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蓋言祀也志祠祀

壇壝

社稷壇

在八寶門外詳見禮樂志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陽亨門外以西詳見禮樂志

先農壇

在縣東南三里許詳見禮樂志

邑厲壇

在迎恩門外里許詳見禮樂志

祠廟

神祇祠

城隍廟

在縣治內東北洪武三年知縣朱謙創建明知縣  
鄭思宇王佐朱卿張邦禮張養心相繼修葺順治  
間姜光印重修創建鐘鼓二樓康熙四十八年知  
縣汪養純重修大殿

勅旨一道洪武

二年勅石在廟前

奉

人承運

至帝制曰帝王受

大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靈之瑞受命之符此天  
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之者也神司淑慝爲天  
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  
神人心其致一也庶君四方雖明習弗類代天理  
物寔鑿于衷思慮天翁此神所鑑而簡在

帝心者君道之大惟與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陽武  
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于高城深池  
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于天者蓋不可  
知也故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

新其命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卦曰鑒察司民城  
墮顯祐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  
之德而亦天之命司于我民鑒于邑政享茲典祀  
悠悠無疆主者施行

玉皇閣

在安阜門外

火神廟

在八寶門內

東嶽離宮

在景曦門外康熙二十七年重修

邑人趙賁碑記云自七十二家金簡玉書封禪雲  
亭之說載於龍門父子史海內外無論都會與百  
家聚率有殿巋然跂翼矢棘鳥革翬飛稱東嶽離  
宮云而好事者又緣飾道子地獄變相諸刀鋸鼎  
鑊燔烹醢醢事刑書所不載者皆范土象人創見  
雜書以附會于宮之廡遊人周覽之震憂寐奪魂  
魄匪直三老竈嫗合掌誦大士號卽五陵俠小使  
酒漬氣亦疑天陰黑夜秋秋鬼哭舉生平跄跄無



良不可檢束事輒恐懼懺悔則土偶氏之靈殆可  
中分南面臨民之權無怪乎離宮別館之歸然者  
徧海內外也脫有毀淫祀詆佛骨如梁國昌黎兩

君子亦不能火室廬撤肖像與他依艸附木者同  
類而共斥之何者十翼云帝出乎震岱固震之巨  
鎮也齊相國之言曰山高不崩則祈羊者至矧岱  
爲重華協帝五載東巡狩之所首有事也然則跂  
翼矢棘鳥革蠶飛固不同三楚之尙巫百越之佞  
鬼矣攷古制嶽秩視三公岱卽長亦華嵩衡恒伯

仲耳胡儼然取其字而宮之且冕旒衣山龍疑踰  
制然易旣帝乎震則冕旒山龍正帝者之冠服又  
何嫌于正其名而宮之也邑東關舊有東嶽離宮  
經始何時何人父老無可問斷碣殘碑無可考兵

後鐘鼓無聲田畯襁篋車操豚肩斗酒者絕跡焉

褐之父

某

曰此東嶽之故離宮也豈可使妖狐跳

野豕眠哉於是剗羊首社事三老子弟釀金捐錯  
刀易梓材鴛瓦來百工出肆更新之五月告成事  
于是累息凡龕之裏蛛網粘鼠矢者髹彩之璧之

溜雨雪者瑾塞之冕旒山龍象笏之黜淡無色者  
元黃丹青之儼然宮矣曩三老竈姬纏白繅繭  
朝日觀者可稽首此中省道路費風鶴驚矣吾獨  
怪比年穀不熟邑大夫日以三木五刑督責諸更

老卽青衿子亦皆纍纍乎臯陶之祠而歲賦率不

登某一呼而募米提如取寄物固曩者震夢寐奪

魂魄之效也其檢攝群情鼓吹王化固捷于周禮  
三物瞿曇氏之五戒則是役也寧惟閣閣橐橐爲

嶽去鳥鼠除風雨哉

大王廟

在迎恩門外康熙二十六年創建歌樓

邑人張慎爲碑記云余垂髫時讀書北部玄武之  
寢室室傍河神祠附焉則趾也無個室之翼無階  
級之可拾數楹軒於前每歲時誕日修祀父老緣  
阡衝曙色燃香石鼎招吳下黎園度子夜新聲余  
有撾鼓西風之句迄今四十餘年矣祠不加式廟  
而亦無他締造漉酒刲羊如故余旋里亦預茲社  
借諸同人揮觴奪席頽然無禮法今歲多稌多黍

百室墉櫛社父老謂吾歲歲構木斲石人爲假室  
何如費一歲以已歲歲勞苦遂有今役結構密飾  
枝撐嶽峩是亦黠綴昇平之一事也蓋社之人率

河朔鎮商往來涉黃流歲無慮數數所謂中流失  
楫一壺千金故於臨深履冰尤爲惴惴特爲是舉  
以伸陪敦之私焉先是祠之前老槐翠柳以陰清  
晝下有芳塘碧流荷垂夾岸長夏永晝足恣流連  
坦懷之適而今荒蕪彌望不復可得矣茲之誌不  
獨紀刱建亦今昔之感不能不三致慨矣

河瀆廟

在黑洋山洪治十一年知縣張林茂重修

邑人吳英碑記云陽武開封屬邑也黑洋山陽武屬地名東南去縣二十里山以黑洋名久矣洪治三年緣欽差司空白按至洋山謁廟間相視廟廊歷歲久遠敝而葺考屢矣首命醫學訓科李昶以董匠氏不逾月告成規模廣袤氣象雄偉視昔加什之三四時同大叅熊遂責令道士王景陽給與下帖朝夕焚修又詢及廟源委僉曰莫知迺命祀



十三年黃河始自榮澤地各姚村口潰泄歷本縣  
黑洋山西北過胙城地各沙門兗沿送開州等處  
下達直沽注海洪武二十四年又自姚村口潰泄  
更歷洋山過汴城迤北下達徐呂洪歷永樂宣德  
以迄正統十三年夏黃河仍自姚村口潰泄又歷  
本縣南行二十餘里過汴城迤南至亳縣等處下  
達淮泗注海時姚村口迄洋山等處黃河淤塞徐  
呂洪淺轉輸膠阻當道疏上因勅置斯廟於洋山

乾溝河北之濱封號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大



河之神責令原陽二縣春秋輪祀添設管河大叅  
憲副從此始也時遂興事任力經始自姚村口挑  
至洋山處欲奪水勢導歸洋山下故道以濟徐呂  
漕運累年弗獲景太二年司空石都憲洪按至本  
縣南去三十餘里地名脾沙岡迤西李家灣改河  
二道欲奪水勢仍入洋山下流故道累年弗獲天  
順四年都憲賈按至沐城迤西地名曹家溜至翟  
家口等處改河一道欲奪水勢亦入洋山下流故  
道弗獲天順五年都察院都使金督同各屬按至

懷慶府武陟縣迤東地名保家灣古跡沁河處沁  
河原派東南會入黃河交流時將原入黃河派處  
用工閉塞自保家灣挑至荆嘴兒四十餘里天順  
七年春三月開放缺口沁河始導入洋山下黃河  
故道謠亦呼爲沁河徐呂得濟漕運䟽通二十五  
載有餘成化戊戌大叅王見舊廟基址洿下祭時  
病涉命有司遷于南阜神廟建于西官亭建于東  
倍於前修廟制延袤丈尺俱附碑陰洪治改元黃  
河潰泄自汴城西過東北下達徐呂等處洪治辛

亥夏六月沁河仍從原武會入黃河交流洋山至  
于家店沁河淤塞舟楫不通延今數載茲記特洋  
山建廟攸自與夫徐呂水利之由耳其黃河源出  
自星宿海在元考詳沁河源出行之北子不復贅  
將來黃沁變遷又不知其幾許噫因請記庸述此  
聊釋觀者思焉

祖師廟

在迎恩門外

馬神廟

在縣治西舊太僕寺行署改建

八蜡祠二

一在大賓村嘉靖間知縣張偉建順治間姜光印重修一在東關二里許舊廢知縣安如泰重建

安如泰碑記云古者夫蜡之興始於伊耆蓋以萬寶既登不可不思其所由致也爰是自天子至于庶人凡順成之方皆得通行祀事則知蜡之行也一以報歲功一以休民力上下均宜公私悉便甚盛舉矣然此典雖具而廟貌無存則神之不依祀

將安附因於辛未歲擇城東隙地數畝先創正殿  
三間處立神位八座上自

主畱下建坊廡一切神厨供桌臺石櫺榻具備頗壯

觀焉嗣是而兩廡而山門耳房六外有糧地四十

餘畝爲香火資以次就理者則又鄉大夫紳士之

力與齊民之功居多所謂積翠成裘聚絲爲錦者

不置其然乎竊思維天生民維民重食一歲之中

冬至南郊夏至方澤與夫春祈秋報無一非爲民

事計卽無一非爲農功計則民者邦之本食者民



其永庇之想仕轍東西不知此復復泣何所而邦  
人士所云創必有因群相與樂其成而詳其事遂  
立碑以爲之記

三官廟

在安阜門外

二聖廟

在南城外

洪山聖廟

在迎恩門外

龍王廟

在縣北三里許

大賓河神廟

正統間開封府判前御史鄭士庶因河南決築堤  
建卽黑洋山之河伯易其名曰河神塑像五

聖賢祠

文廟

詳學校

關帝廟三



一在八寶門外雍正七年重修

邑人楊生幹禪記云日月經天氣之精也江河行地氣之流也剛大配義道扶一時綱常正萬古人心氣之塞天地而大參贊也會閱漢史至關聖帝君見其忠貫白虹東距孫吳北距曹魏斬將搃旗威震華夏不以離亂廢君臣不以間關廢兄弟併明燭達旦逐吏絕婚諸大義不可枚舉非所謂浩然之氣至剛至大者歟於天爲日月於地爲江河斯其聲靈之赫濯千古爲昭知有不係廟貌之典

頽爾者然人心之敬緣感而動如在之誠目擊則  
興神所憑依自無容聽其荒涼也吾邑北城之陸  
舊有帝君廟宇一區日久損壞有善士吳滁等同  
道會司潘合松欲圖重新念埏埴不資之旋人手  
貲非衆舉而難成枝者撐者不選高明之麗乎選  
必協力而始就設色攻木之工不辰午而待哺手  
哺必捐助而始辦乃通啟一時冠蓋貴客多金長  
者以及縫掖田僮販夫商賈或採奚囊或指困廛  
聚祿爲錦積翠成裘將楹桷瓦甍之靈竅者盡易

塗墜丹雘之漫漶者盡傷圮城之北墻垣之墮者盡斃采色奪目颯爽如生今已不啻百雉城邊有赤兔叫月八寶樓外聽蹇馬嘶風矣都人士肅將香幣欽仰明威於其神武想其義盡於其正性想其至命而氣之塞天地大參贊者具在乎是第曰護佑良善捍災禦患庇一邑生靈猶未盡其剛大者之浩然也爰摭始末勒之貞珉以垂不朽

一在城東南隅康熙三十六年重修

邑人趙五雲碑記云帝忠義塞天地冠古今官家

春秋盼蠻所至與素王同處月吉聽朔瞻禮必及

惡少使酒負氣敢於叛父母侮官長入廟輒佻佻

然低首下心恂謹若老成人蓋剛大之氣有以震

魂魄肅肝膈也至魑魅魍魎狐祥鬼物諸邪崇莫

不震其聲靈則赫濯之靈爽固幽明一轍矣 帝

廟所在多有邑城中凡數見其枕城隅者所自不

復詳自重修後物換星移幾度秋苦霧寒煙颭風

霜雨薄蝕無已時石礎半塌肖像黯淡及肩之宮

墻圯爲堦垣町疇間積瓦礫走豕尫矣迄今二十

餘年生員曹轉清與毛素等復爲結社募朱提構  
梓材賃工楹柱而垣墉之丹青榱桷輪奐炳若雖  
未必竊宮璇室亦庶乎革鳥飛翬矣百堵皆作矣  
已於事而竣鑄屬勗紀其事後之君子勤樸斲修  
祀柔斯一畝之宮歸然常若魯靈光云

一在城西南隅康熙五十五年重修

邑人費璿碑記云嘗攷祀典自五嶽四瀆而外有  
能扶植綱常維持名教閑邪衛正使千百世以後  
皆曉然於大經大法而不迷于所往者則祀之非

此則謂之淫祠淫祠者祀典之所不載狄梁公所  
以奏毀也若關帝之廟食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  
遐陬僻壤莫不虔奉而尸祝之僉曰帝之福善禍  
淫捍災禦患之所致不知當漢祚將移之時曹瞞  
擅權雖荀彧若之才猶爲之運籌帷幄而帝以間  
關羈旅之身日蒙奔走之榮寵會不足以動其一  
瞬迄今讀史一書如子女玉帛之貶勒之存丹  
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避三舍之言英風凜凜華  
歆董昭輩見之當必縮首咋舌矣至于孫權竊據

江東已歷三世英雄將勇曹瞞之所畏也昭烈朝

蜀帝鎮荊州權置三大吏帝以受命守土不敢以

尺寸與人一怒而盡逐之權畏威慕德遣使請婚

帝視逆權曾禽毘之不若罵使以絕之一生心乎

漢室痛抑魏吳浩然之氣綿日星亘河嶽終古不

磨此諸葛武侯所以有超羣絕倫之日也帝之所

以爲帝人之所以祀帝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陽

武城內西南隅舊有帝廟創始於國朝定鼎之

初歷年旣久風雨漂搖廟圯而金像殘草深而石

堦塌士民往來慨焉興嗟遂出囊金來百工而更  
新之濶狹無改于厥初苞茂較勝于伊始由是遷  
客騷人黃童白叟肅冠裳拜簷下皆曉然于六經  
大法而不迷于所往則帝之所以扶植綱常維持  
名教爲功于天下後世者至深且遠也寧僅福善  
禍淫捍災禦患而已哉是爲記

### 三皇廟

一在興泰門外康熙三十九年知縣安如泰重修

邑人趙五雲碑記云博浪諸廟祠自三韓姜明



繕葺後歷今五十年所就圯者十且八九邑安父  
師製錦於茲十餘載成民而致力於神建蜡社陶  
許祠新巒序東嶽諸宮寢凡有禪黔首者悉經之  
營之不畏其艱而一任于己出其東門有廟三楹  
肖太昊炎帝黃帝三聖人像其中傍列歷代神醫  
配盼蠻蓋德施於民禦災捍患邑之人俎豆視之  
匪今斯今矣然跋翼矢棘突出罔鞠無門垣爲藩  
衛南北習坎東連乎漭浪之野車轍馬足循墻走  
豕虬遊臥几筵叮嚀間苦霧霑霖沮如洽凜薄蝕

非一日岌岌乎棟折榱崩鼠竄礎塌矣俟將起而  
更新之以余族祖國學生繼緒居與廟密邇慨然  
顧謂曰八卦一畫爲萬世文字祖斲木爲耜粒我  
蒸民至制冠裳作陰符文經武緯振古爲昭綱世  
方書其利溥矣食其德而祀其宮將何以彰報賽  
乎第庀材賃工朱提自有俸薪而程能督役動經  
歲月不佞旣縮百里符豈能與揅度諸徒役課勤  
惰量稍食民社事孰與爲理耶子苟不以奚斯所  
作爲執掌吾將使鄉耆佐吾子勿躡拮据坐觀廢

頽致開物成務之聖人怨恫不悻也乃出如千金  
俾平直易駕瓦松栢高明之麗聚梓匠典作焉殿  
仍舊貫拜廡則廓之祥貌几筵金碧丹青不似昔  
之日頽宇巖墻豚蹄斗酒絮祝篝車者鞠而陳諸  
野矣陽四野文教蔚起穡事日興癘疫不作民不  
妖札荷神庥者其勿忘我侯之德哉

忠義孝弟祠雍正六年知縣麻居湄奉

勅建立詳見學校

留侯祠

在縣治東北卽古博浪沙地康熙元年重修

邑令謝包京碑記云秦政暴橫天下共欲亡之不

特留侯也獨無有倡之者非智不給而勇不足也

英烈之氣耗折于虐焰間耳侯五世相韓追韓之

亡而思以報之散家資給力士擊秦於博浪沙中

余初意博浪必深山大澤茂林曲澗可以藪匿逋

逃否則發筍門卻笠居憑力闔于穴可倖免耳及

余吏茲土見皆平原曠野牛羊散其間可數而知

也以秦之威乃大索十日不獲何哉或疑其有章

剛埋草之術如世所稱犇天馬覆華蓋爲黃石所

殺遁甲秘策是不徒誣侯兼誣天下矣夫侯自擊

秦後亡命遊下邳踰年始有圯上老人之事豪傑

報國成敗禍福固不計也豈必逆料其不死而後

爲之哉使侯當日果有鬼神之謀又豈不知秦皇

之有副車而誤中之則是鬼神之術亦窮矣蓋秦

之索侯而不獲者人也亦天也侯之擊秦而不中

者天也非人也假令擊秦而中秦皇斃于槌下燬

匠不得埋鮑魚不得混扶藁旦夕奔喪蒙恬自上

郡將兵選趙高閻樂李斯之徒不得逞其狡秦之  
亡不亡未可知也惟擊之不中索之不獲秦皇于  
是始知天下之同心而叛也車中之人皆可疑矣  
惴惴慄慄而殞于沙丘豈非大乎若夫大索之舉  
秦法細苛不獲則未必盡天下而誅之獲則必咎  
其所從來疑爲同逆而當之以赤族天下之人亦  
何利于獲侯爲哉且漢興四百年張儉以罪亡生  
匿儉者千餘家而不憾况侯舉大義時在漢初去  
三代未遠人心固未嘗喪也相與全之亦復何疑

矧天業生侯爲赤帝師豈白帝子之所能死然而  
侯之心報仇而已初不意其相全若此也天下之  
人見博浪之舉事而索之不獲始知天命之有定  
分而虐焰之不足畏壘上之鋤野廟之狐魚腹之  
帛同聲而起智者奮其謀勇者奮其力咸爲侯之  
氣所感則侯爲之倡也高祖稱侯爲人傑太史公  
亦獨以志氣許侯而不及其才畧蓋才畧特其餘  
耳士固以志氣爲尚哉

陳曲逆侯祠

在縣東北二十里漢武帝三年建洪武二十三年  
重修康熙元年重修

邑令謝包京碑記云壬寅秋謝包京出宰陽武明

年春社父老請舉祀典入戶牖鄉謁漢陳丞相曲

逆侯平廟夫丞相世多稱其智計以包京觀之殆

一清心寡欲忠勤愿謹人也天下惟清心寡欲之

士爲能忘機故能燭機之先而不爲機之所乘爲

能輕物故能據物之上而不爲物之所累而且矢

忘忠勤其於身名也有時而不足惜而圖以報千



秋國士之知存心愿謹其於身名也有時有所甚  
重而欲以成國家萬全之福何以知其然也初公  
遊學四方結軫於賢豪長者家無儋石宴如也富  
人張負奇公相歸公女孫始得衣服鮮麗渡河以  
觀時勢非與世人得錙銖營什一挾輕貲防眩篋  
者比蓋忘機者也及舟中人動色謀不利於公公  
輒心知之輟而佐刺舡卒免於禍凡人懷寶則懼  
無寶則釋公不以寶爲寶而以我爲寶也非其清  
心寡欲燭機於先者乎此其一徵也尋亡楚歸漢

漢使爲護軍長諉者謂其受諸將金高帝詰之公  
初不以爲意但曰平子然貧處非此無以自資苟  
身不用金具在可還也帝因知公有輕物之心不  
爲物累者必能善于用物故捐之黃金四萬斤而  
不問其出入卒以成間楚之功此又其一徵也高  
帝崩呂后惠帝治喪諸大臣務爲廉潔爲身名計  
無敢私謁公罔然不顧獨馳赴幕下効忠懇于后  
時惠帝在后未有王諸呂意公竊計帝孤處恐諸  
呂之間已也是以主先入之謀其迹若蹈于阿附

者而不知恤及惠帝亡少帝立祿產王公是時唯  
唯諾諾又似乎甚愛惜其身名而與王陵小異至  
乃燕坐深思憂形於色舉其一生所謂陰謀奇計  
者都無所施獨用審生一言交歡太尉不旋踵誅  
呂而安劉非其愿謹自將則身已死於諸呂又焉  
能延赤帝之祚也哉是則公之戇直不如王陵奇  
計不如酈生而獨其清心寡欲忠勤愿謹者過之  
誠有道之士也用能集人望而承天休身兼兩相  
享有壽考晚益進學以燮理爲己任董仲舒醇儒

也天人之策寔自公啟之豈徒以智計稱耶世人  
不察其學問之所從來惟相與詡詡焉譽其六出  
之奇是其譽之也與其爲謗之也相去寧能以寸

包京

遵典禮拜獻已因指俎間肉謂諸父老曰今

社日也此餽餘胙若曹咸得均其惠焉寧復能起  
曩日孺子爲若宰乎惟其清也故能均惟其忠也  
故能惠吾願天下之爲宰者皆以公爲法何如則  
咸頓首曰善請爲記而勒諸石

張北平侯祠

在縣東北任家谷堆侯墓前今廢

時公祠

在縣治西明正德庚午流賊猖獗公督兵追剿至  
此與賊戰大破之民爲立祠嘉靖間知縣高尚禮  
重修萬曆二十一年知縣蕭鳴韶重修

教諭黃德孚碑記云涿州龍陽蕭公宰陽武之明  
年政通民和百廢具興夙夜匪懈尤以祀事爲兢  
兢今春同余祀馬神見有斷碑卧地數椽傾圮詢  
諸父老曰此時公祠也昔正德庚午有流賊數萬

橫行于北直山東河南諸省逼陽武勢甚猖獗公  
以禦難之才督兵一方奉命追勦至賈家灣與  
賊遇公奮勇當先士卒用命斬獲首級若干奪回

虜掠子女玉帛馬匹不可勝計賊遁去陽民賴以

全活建祠肖像以祀之歲久傾圮至嘉靖己酉邑

侯高公尙禮與公同里重修焉迄今幾四十年祠

宇傾頽祀事莫展荒荆斷草一至此極侯聆其言

愀然嘆曰時公立大功如此而乏廟祀豈崇德報

功之典乎於是卜時擇日鳩工庇材捐俸創建正

祀三楹東房三楹繚以垣墻闢以重門視向之規模有加而時公廟祀得以永垂于不朽嗟夫時公有禦賊保城之功全陽武生靈數十萬上有益于朝廷下有德于黎庶今廟貌聿新瞻拜以時俾公之功復昭于人之耳目者皆侯之賜也邑人快覩落成請書其事以爲記余不能文直述其始末如此公諱源籍貫失考祇稱爲時公云

順治六年奉

勅烈義吳加增配享時公祠巡撫賈扁曰烈光映後

邑人趙賓碑記云天地貞烈之氣人得之卽爲忠義所以死生利害不動其心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但其間功之成與不成名之立與不立皆其遇耳本郡吳公諱加增字繼山鄉賢吳公諱景晨之嫡孫也幼豪邁性多智體貌豐偉望隆閭里明崇

貞十三年春旱夏無麥八月早霜秋禾絕望所在盜起邑長李侯採衆望申請部院給冠帶團練義勇千人爲防守計後土寇薄城公調護有方人恃以無恐十月督義勇出城勦殺自命角材追至時



家庄斬首數百賊大敗忽風霾陰晦公馬陷地窟  
中爲賊所獲賊啗以利語不遜復脇以兵罵詈愈

甚遂遇害凶聞哀動老幼原隰輿歸官民臨祭者  
近萬人此蓋公貞烈之氣使然焉雖未幾萬全其  
所保全一邑者不爲無功余嘗憫公之名之未立  
也久矣余治淳化歷七年轉刑曹旋里赴京三韓  
姜侯蒞茲土修縣乘採訪遺事衆以此聞侯嗟嘆  
久之申題扁獎配享於先總戎時公祠人皆快焉  
公侄孫吳生字蘇塏者余同社友託余爲記余故

詳其始末以紀其事庶乎公之功之名從此不朽

少以酬公之忠義云爾

乾隆九年公孫貴會孫士章士傑重修

### 胡公祠

嘉靖間知縣時值河決平地水深丈餘直衝縣治  
公悉力捍禦三晝夜不遑寢食民免於墊追思祀  
之今廢

### 劉猛將軍祠

在城隍廟西雍正四年知縣鮑學沛奉

勅建立

節孝祠

在大東街雍正六年知縣麻居潛奉

勅建立

府君廟

在縣治南康熙十八年重修

邑人張爾韜碑記云昔先生之治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祭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按舊碑君姓崔氏祁州人也生於隋大業三

年登賢良科投汲縣尹上書陳言得便宜從事邑  
瀕衛河開渠數百頃令民種稻各享其利是能法  
施於民者也會邑有水患下民其魚矣君料理有  
方無何巨蛇浮水面而去安堵如故是能禦大災  
者也君涖汲七載口碑載道有天降神君之謠維  
時猛虎啣符至庭是能捍大患者也唐宋以來頻  
加徽號或曰廣佑或曰護國或曰顯衛是以勞足  
國者也捐館後作百字銘以遺厥子凡水旱天札  
民禱於祠應若桴鼓又能以死勤事者也噫噫

落井。興春祈秋報。賽鼓彭彭。矧君仰映日星俯視。  
河嶽有功于民者甚大。文學趙寔。毛鳳。魏曹。轉清  
等率我仝人。釀金庀材。一新廟貌。時絀不憚。舉盈  
亦以云報也。拜屢者何所以列幣陳牲也。樓臺者  
何所以歌舞侑神也。經始于丁巳仲秋。落成于己  
未孟夏。香火俎豆垂諸永遠。援筆書于麗牲之石。  
敬告後之闢風而起者。

論曰。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  
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又曰。以歲時序其祭祀。可見

春秋饗祀所以協幽明而和上下者也我國家禮樂明備凡載祀典靡不改正優崇而又

欽頒祝文以昭盡一猗歟隆哉懷柔百神寧惟明德薦馨已哉記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承祭者其不跛倚以臨則以妥以侑卜爾百福矣

寺觀附

觀音寺 在縣北一里許僧會刹在內

彌陀寺 在縣西北四里許

西臺寺 在縣南五里許

東臺寺

在縣東南三十里

興國寺

在縣北二十里

善行寺

在縣東二十里

紀善寺

在縣東三十里

華嚴寺

在縣東北五十里

文明寺

在縣東北二十里

西觀音寺

在黑洋山

東觀音寺

在縣東二十里

北觀音寺

在縣西南二十里

朝陽寺 在縣東五十里

廣嚴寺 在縣南三十里

東衙寺 在縣東三十五里

崇慶寺 在縣西南二十里

石佛寺 在縣東十里

彌寧寺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文殊寺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龍泉寺 在縣東南十八里

北臺寺 在縣東十里



延福寺 在縣東北延州集

南觀音寺 在縣西南吾柳村

興龍寺 在城內東南隅

大元庵 在內小東街

天寧寺 在城內小南街

善慶寺 在西門內

水月菴 在城內府君廟街

論曰自雙林演諦夢幻漢庭史柱譔言氣覘函谷遂  
至馱經白馬肇起寺名卿勅青禽宏閑觀制金誰

見其布地玉徒飾以爲房幾使嗟峨紺碧上埒巖  
宮紛襍緇黃妾矜纓紱相沿成習殊失本來第念  
苾芻羽客悉屬王臣福地洞天亦皆王土爰爲附  
志寺觀存而不論可也

### 陵墓附

三陵塚在縣東南二十里不知何時人塚鼎足相峙  
巍然如山有胡曾諸名賢題詠見藝文

陳丞相墓在庫上里漢陳平墓今沒於河

張丞相墓在縣東北四里漢張蒼墓今任家谷堆地

方阜迹從然天啟丁卯知縣趙應垣豎立碑記云  
西漢張公諱倉者封侯拜相食邑在於北平卽今  
滿城縣也縣有侯祠廟貌巋然去余鄉曲逆數十

里余往來易水上每瞻禮低回不能去及宰陽武  
聞境內有文侯墓云訊之父老稅於遺阡第見松  
楸頽萎殘碣斷泐不可識矣懷賢憑弔寧忍芳踪  
蕪沒如斯乎乃命鄉約王得能等樹以青蔥復禁  
樵牧仍立石表之以識景行之思焉噫嘻侯封近  
余里余治在侯鄉相去千餘歲恍如覲耿光豈非

侯之高風奮乎百世有令人興起不可磨滅者也  
聊書數語以俟後之弔古者

韋丞相墓在縣北三里許唐韋思謙葬所昔爲黃河  
滄沒成樵牧之場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安如泰同  
邑紳封其墓立碑有題詠見藝文

論曰古詩云生存華屋地零落歸山邱蓋言物化形  
消未有不同爲塵土一坏黃壤誰復憑而弔之然  
一二古塚巍然獨存及其生鄉據其墓地往往彼  
北各誌其人事欲借爲一方詎非在賢達之能自

樹立者不與草木同腐哉白楊蕭蕭佳城鬱鬱  
平原嘆逝之賦良有以夫